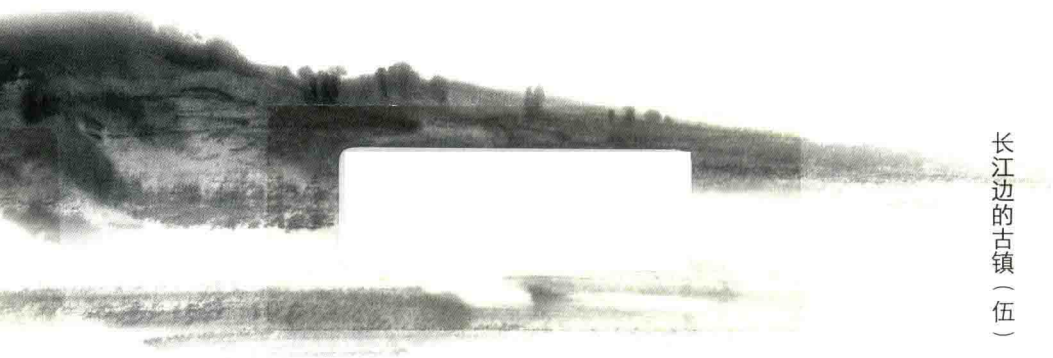


往生

王以培 著



长江边的古镇（伍）

漓江出版社

往生

王以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生/王以培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6. 4

(长江边的古镇)

ISBN 978-7-5407-7748-7

I. ①往…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3160 号

出版统筹:吴晓妮

责任编辑:叶 子

封面设计:李诗彤

内文排版:姜政宏

出版人: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21 字数:260 千字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引 子

母亲去世了。我又来到长江边。

闭上眼睛，江水如天河缥缈，又仿佛慈母手中线，缝合游子褴褛的衣衫……

母亲在波浪间微笑，让我像她一样宁静从容；让我重回元初，认祖归宗。

“年来战纷华，渐觉夫子胜。”孔子今天哭过，就不再唱歌；而我躲进江津四面山，默读《诗经》：“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南山烈烈，飘风发发”；不如去烈日下放逐自己，从荒草废墟间，采风采花。不如学一学“王祥卧冰”；或钻进鱼嘴，循着水里钟声，寻找江枫渔火；不如去木洞钻木取火……

我在山中沉思默想，四面山轻声应和——

你从石头里重生，身披盔甲；
头顶光环，如明月尚未落下，
经停你的思想，又被野草缠绕，
让你和石头一起冥想，想出莲花。

江水渗入我的岩壁，呈现前世繁华；

你在江上旅行，我在壁上生花——
我来安慰你，你就不再孤单；
你来摘取我，我就带你回家——

我在家里等你很多年，
我的脸上已盖满草木，
只等你来浇灌、轻抚——
我不会忘记你的恩情，
一如你也没有忘记，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我曾赐予你的——

我停下脚步，回望红尘；
你加快脚步，追逐往生。
往生不可追，前世难回；
我们彼此相望，风尘仆仆的旅程
就连在一起。心连在一起，
血脉连在一起；莲花处处，只一个根茎。

目 录

引子

上篇

第一章 鱼嘴里的金竹寺 3

第二章 洛碛信鸽 21

第三章 水深濛濛者 36

第四章 天地君亲 47

第五章 忠县汽笛 57

第六章 孔明灯 63

第七章 今宵离别天 75

第八章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 93

第九章 清静当深处，虚明向远开

120

第十章 汉土丰盛 137

第十一章 云阳旧城 150

第十二章 龙角 158

第十三章 新津口 177

第十四章 太阳溪 189

下篇

第一章 万州码头 209

第二章 密溪沟 217

第三章 孤单之日 225

第四章 石人拉船 233

第五章 新城旧声 239

第六章 九龙坡 261

第七章 普安普安 267

第八章 云门深深 278

第九章 梅溪河 294

第十章 风土显灵 307

上
篇



走出四面山，山还跟着我，像一群羊；黑山羊咩咩叫着，从大路到草丛，我与它们一同来到长江边。又见到安华兄，我们兄弟一同坐在磁器口的游船上，天已经黑了。

安华告诉我：“我们现在坐的地方，这江水下面，原来就像对岸的那个斜坡，没有灯，黑黢黢的，长满杂草，旁边都是石头；夏天乘凉的人就搬把椅子，撑起遮阳伞，坐在江边。”

而我望着黑黢黢的江对岸，没有人，到处是影子；再看此岸，好多人，却空空如也。此刻，我只喜欢黑暗、宁静。谈到父母，我问安华：“母亲身体可好？”

“不怎么好。”安华说，“母亲一日三餐，我要送到她手里，还有药，要看到她吃下去，否则她一会儿就忘了。上有老母亲，下有一个娃儿还在木洞中学读书，我的压力大，负担重。我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这辈子活得不景气。但是，对那个荒唐年代，现在也看开了，并没有怨恨。那些人自身没有文化，人性中的邪恶就暴露出来了。我花了六七年时间写了一本关于那个年代的书，就是要鞭挞人性中的邪恶，告诉后人，我们这辈人经历的荒唐年代，还有做人的底线和原则……”

我鼓励安华好好写作。而随后，我们又谈及父母与“忠义孝悌”。

安华语出惊人。“父亲的坟长得很好。”他说。

“长得很好，父亲的坟？”

“是的，父亲的坟一直在长，比刚落葬的时候长大了好多，砖石都裂开了，这是好兆头。坟上长满了花草，开的都是黄花。”安华微笑着说，“父亲的坟面朝田野，两边都是青冈树，背靠一座山，位置在重庆沙坪坝的曾加桥，墓碑上写着‘多默陈忠铭之墓’。‘多默’是他的天主教名字。受母亲影响，父亲临终前也信了天主教。所以我们每年上坟的时间都不在清明节，而是在五月份；也不烧纸，就按天主教的习惯点几支蜡烛，还放火炮。

“母亲已经八十二岁了，因为身体不好，常说起身后事。她知道买一块墓地很贵，所以就说死后把骨灰放到教堂里就行了，但我和姐姐妹妹商量，不听她的，还是准备将来给她买块墓地。”

我说：“记得父亲曾在遗嘱里说：死者为大。所以我建议，将来还是顺从母亲的心愿。”

安华默默点头，并告诉我：“在父亲的坟前，我许了愿的。”我问安华是怎样的心愿。

他说：“愿父亲安息并保佑全家平安，保佑娃儿能够好好读书，将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就是安华，在我眼中，他已然是这样一个真正的人。

这会儿我又坐在长江边对着江水开始写作。卵石静伏桌面，就像多少年来便沉于江滩。它们默默告诉我：不要太匆忙，一切依旧从容、宁静；如沉默本身，会生出自然的形态和颜色。

我于是懂得，无论如何，只要面对长江沉思默想，让浩浩江流注入血脉、笔端，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往生重生，只在一支笔，一颗被冲上桌面的卵石，它们此刻还没有完全睡醒，就跟随我起程重返

鱼嘴——

在热浪中放逐自己，于我似乎已成为一种身心需求。一个人在大街上无目的地游走，滚滚热浪便将我送上旅途——这一次没有船，只有车；当热浪拍打着路面，漫过车窗，坐车、坐船是一样的。

从重庆到鱼嘴，路牌上不时闪现“寸滩”“黑石”“唐家沱”……我于是默念着：

重庆下游两条江，
寸滩、黑石要遭殃。
唐家沱靠头要拍桩；
铜锣峡的古迹难得讲——
好一个铜锣敲不响，
好一个缎子铺盖抱不上床。
野骡子的菩萨在半岩上，
灰娃儿溪的小船划坡上……

此刻，你就是灰娃溪的小船，漂进荒山热浪。经过一个隧道，眼前的情景分明梦里见过：母亲的灵车盖满白花，穿过一条幽暗的鲜花隧道；落英缤纷，车行缓慢，母亲正穿过阴阳交界……有那么一瞬间，我就坐在花车上。

一出隧道，阳光又铺天盖地，倾泻在盛夏重重山冈；一丛丛、一簇簇的紫荆花、夹竹桃迎风摇曳；连岩石也纷纷涌出花花绿绿的波纹与阳光。——自从母亲离世，你即刻坠入另一重世界；它缓缓升腾却又坠入深渊……

进入鱼嘴，穿过千篇一律的高楼、新街；我又回到树荫下的一幢老房子。谢天谢地，鸿运旅社还在——十年前我就住在这里，那是冬天，桌上的花瓶里，插着胭脂红和银白的腊梅。而今小屋空空，像

蒸笼一般闷热；不见从前的腊梅和花棉被，只有一张滚烫的凉席。这是2013年7月31日，中国南方大范围地区出现罕见高温、干旱，各项指标屡破历史记录。而我并不在乎，放下行李又冲进热浪，一路寻找着2002年冬天的鱼嘴，老街历历在目。

下午两点，炎炎烈日在头顶晃动，而走进鱼嘴却并不感到炎热，只因满目凄凉：原先的东风路，那条温暖的老街，我曾一路经过种子门市、酒坊、茶馆、纸火铺、花圈店……2002年1月，这里人来人往，老人背着腊梅，孩子提着花灯，街边的小摊摆满各种旧书、古玩，人们匆匆赶路……当时的情景近在咫尺；而眼前已是一片荒芜，荒草一人多高，街边仅存三两间残屋；店主仍默坐在屋里，卖烟酒杂货。我进去买了两瓶矿泉水，边喝边往废墟里走，往杂草深处走。店主在身后看着我，也没说什么，或许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可谁知荒草不荒，废墟不废，其中尽是故人故居，走过去就能与他们促膝谈心；谁知青藤缠住我的手，荒草替我擦去汗水；那些赭红的木屋从乱石野土中立起来，敞开窗门迎接我；我这就走进去喝杯茶，茶馆烟雾腾腾……烈日下一切都在冒烟，脚下的土地热浪起伏。这里属淹没区，但尚未被淹没。行至今日我才发现，在广大的淹没区存在大片这样的荒地，正如后来鱼嘴老人告诉我，这里以1981年洪水淹没线为准：凡淹没线以下的地方，就属于淹没区，哪怕这座房子，这半截（1981年）淹了，那半截还在，就拆这半截，留那半截。而眼前的江水在175米水位线之下（约147米）。而之所以这样“划线”，是为了三峡涨水之后，可以“防百年一遇的大洪水”。而我后来才了解到，还有一些地区，如长寿，拆迁水位是178米；因为三峡水位将涨到175米，须“预留”3米的“风浪区”。万州新田也是如此，白水溪边，位于（水位）145米至175米之间的狭长地带，原先的古镇、良田，都成了废墟——尚未被淹没，已然被遗弃，“留待”水位涨到175米。

另有一些老城古镇至今“悬而未决”，比如洛碛老街，将来如何，是重建新城，或留待淹没，没有人知道，也没人能说清。

就这样我钻进鱼嘴，在废墟间发现了真相。烈日如瀑布，浇灌着眼前荒草与荒凉身心。欲哭无泪的不仅是我，还有“墟中人”，他们与乱石一同堆在路边，并在荒草间低声歌吟，我只听见一句：“故园美好……”是的，一路走来，我仍有足够的信心像十年前一样，从头至尾记录眼前的情景——

阳光透过枝叶洒在斑驳的路面；两辆摩托车停在路边的黄桷树下；一顶花阳伞像是从水上漂过，滑下狭窄的石梯；下面就是张开的鱼嘴；两侧灰楼堆积，都是旧公房，从前我认识的一位陈师傅就住在这里。陈师傅的父亲是一名国民党高官，解放后被投进监狱。陈师傅一辈子生活艰难，老来从重庆蔬菜公司退休，在重庆买不起房子，就独自领着孙女迁到鱼嘴，就住在这片旧工房里的不知哪一幢。我来过，见过他们，那年他的外孙女刚满十四岁。陈师傅怕她学习好，她偏偏爱读书，而且成绩优异。将来怎么办，如果考上大学谁来供她读书？陈师傅为此忧心忡忡。也不知他们是否还住在这里，近况如何；走下石阶，望着烈日下的旧工房，我只有在心里为他们祈福。

再往下走就是背街和鱼嘴老街；老街（东风路）几乎拆完了，上排的背街还在；再往下就看不见人了；好端端的石板路，四周草木茂盛，却不见人影。

再走下一个斜坡，只见几幢残屋，门锁着，青藤沿灰砖墙爬上屋檐，褪色的旧木门边挂着“江北县鱼嘴卫生（院）”的木牌（最后一两个字被一堆旧木板挡住了，大约是“院”或“诊所”）。顺着石阶往下走，四周都是蝉鸣，没有人声，绿荫之中却到处是人影。墙头上覆盖着杂草藤蔓。再往下，木屋七零八落，东倒西歪，褪色的旧门板后面，有人居住。在一间支着蓝色篷布的小屋里，仍开着一家小店；店

主看见我走来也不打招呼,经过时,我感觉自己成了“墟中人”。而再往前走,野草丛中,隐约听见有人叫我,我却不能也不敢回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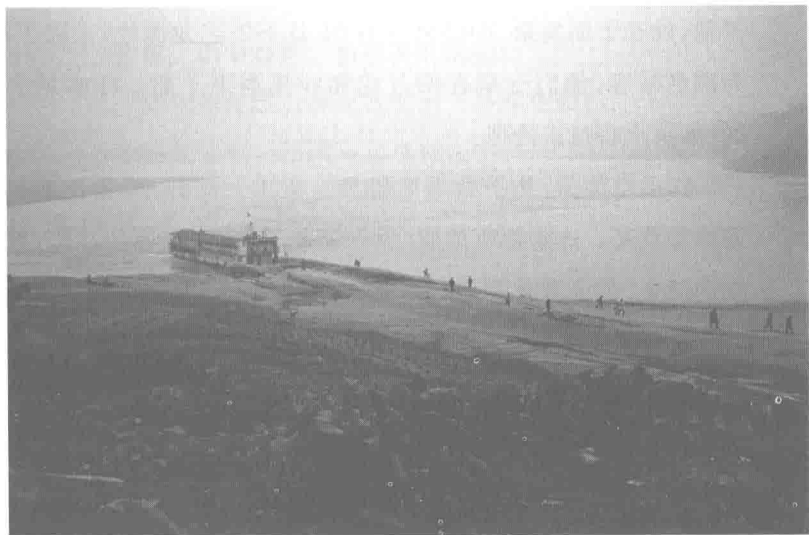
一坡石梯弯曲起伏,像一架变形的旧钢琴,琴键脱落;再往前就是“鱼嘴镇农技站”,与对门一座破旧的穿斗房子相对;阳光在木门和土墙之间画出一道圆弧,路也是弯的。几户人家的窗前开着太阳花;南瓜花还在前面,开在竹架上,因为太热,都快蔫儿了。背后是一排废弃的穿斗房子,白墙黑瓦已经塌陷,连同其中的生活;大片的爬山虎从屋檐垂落,覆盖着黑洞洞的窗口。屋里好像还坐着一个人,他的店铺像是多年没开张了。想起十年前在这里见过的一户人家,窗台上搭着个小铺面,而就在他们家外墙的窗户顶端,我看见1981年发洪水时留下的一道明显的水印。而那道水印,就是鱼嘴今日的淹没线。

再前面的“荣霞时装”早已关门歇业,铝合金的门帘拉下来,留着不到一尺的缝隙。左边是一扇褪色的红木门,右边是蓝色和棕红色的木门;房顶的一排灰白的防火墙,翘起黑色檐角。再往前,是一片空场,太阳明晃晃的,炙烤着水泥地上的乱石、枯草,我经过时心里却不寒而栗。而再往前,除了左侧上排的背街还在,就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是什么?是乱石坟场,白茫茫,空荡荡。这就是我从前轻抚着木门石墙一路走来的鱼嘴老街——“拆完了,全拆完了。”之前就听路人这么说,还不愿相信;直到亲眼看见、亲身经历之后,我也只能这么讲:“拆完了,全拆完了。——从前可不是这样的!”

我庆幸自己十年前初到鱼嘴时,尽可能用照片和文字记录下当时的情景。而我至今认为,文字仍是无可取代的。可还有什么好说的?面对这样一片空场、废墟。

潮涨潮落,人心也是如此。鱼嘴教人沉默、沉静。

天太热,人几乎要着了,而我只有向前走,往废墟深处、荒凉深处走,无视危险,也不知冷热,只知道荒凉深处有我的家,母亲正在废墟荒草间等我。也正是母亲救我,天无绝人之路。往前,再往前,路的尽头,吹来一阵凉风,是江风。前面就是长江,荒草丛中,现出鱼嘴码头。沿着草间的一条泥泞小路,我径直朝江边走去,竟有一条小船在那儿等我。



鱼嘴码头

船主问我去哪儿。我说船去哪儿,我去哪儿。她以为我在开玩笑,哪里知道我根本没有退路。常识告诉我,若原路返回,必定中暑,可想而知,倒在烈日下的荒草丛中会是怎样的后果。

听说船到木洞,我就去木洞。而这些年之所以没来鱼嘴也没去木洞,只因已没有船只在这些地方(小码头)停泊。是的,白天或晚上站在江边,已很少能看见一艘真正的船——没有了突突作响的机动船,更没有了那种无声的自行船、柏木船,只有晚间在重庆朝天门

码头转来转去的灯红酒绿的游船，坐一次就够了。谁承想，在烈日下的鱼嘴码头，竟停泊着这样一艘私家小船“龙源号”。

船开了，长江救我，不是说说而已。然而“龙源号”刚一开出，只见江面漂满垃圾，四面高楼拔地而起，各种挖掘机、起重机遍布新城码头。棚棚荡然无存，古镇荡然无存。

前面是明月沱。船主黄大芬告诉我，她与丈夫一起跑这条小船，从鱼嘴到木洞来回，一天两班。丈夫胡佐明正在二层的驾驶舱开船，她在下面卖票，2013年7月31日下午，“龙源号”上除了我，只有两名乘客，他们分别在明月沱和沙溪沟下了船。江水是土黄色的，如黄土将过去掩埋。

江上空荡荡，几乎看不见船只。在江上航行，感觉比走在废墟间更加荒芜。连想都不敢想，原先那些千年古镇、万年江滩，就这样永远消失，再也没有了。而要重现这一切，又不知需要几千几万年。

从鱼嘴到木洞，沿途除了新楼、吊车，看不见任何景色。风景全在水里，我不忍再看，甚至不愿再走进木洞。船到木洞，我跟着旅客下船，却只在岸边软泥上站了十几秒钟又上船，木洞算是又来过一回！短短十几秒钟，岸边的荒草、野土都上了船，还有几幢残存的旧楼在向我和徐徐靠近。而木洞已空，再也抽不出半截木头！

而跟着“龙源号”一同折返，心绪稍稍平静。我知道自己这些年来在江边苦苦追寻的，无非是消失的古镇、岁月和记忆。我在酿酒，而酒缸早已破裂。不如自斟自饮，无论悲欢离合。

心静自然凉；凉风悠悠，从江岸山坡、岩石里涌来。而就在回来的路上，我忽然看见了另一重风景：大块土石倒在江岸；长满野草的头颅，睁着黑洞洞的眼睛；“首身离兮心不怨”，分身散体的先人，就这样赫然呈现在眼前。有诗为证：